



說明見本刊第四五期、
是題張勝題詩曰、幅地蕭疎與曉華、茅宇數間高入雲、幽香松翠長獨立、如鏡澄波手可捫、巖前雲海浩無垠、東浦西漫千嶺岫、齊州九點兩界分、此中幻復重船板、
折角難容五合陳、欽此等情情吐吞、噫嚅道盡無一事、亦不自道幾筆以上人、
張勝小傳、詳見本刊第一九八期、

清季各國照會目錄第一冊出版廣告
清軍機處所藏道光四朝各國照會多為舊辦英荷由本

選印宛委別藏四十種
清宮宛委別藏為阮文達官浙
四庫全書所未收存目所未載者甚多今特選印四十種

宋人法書出版廣告

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
大洋八分直委定購在

漢譯滿洲老檔拾零(續)

各地軍訊(續) 崇德元年九月

我駐守牛莊城之大臣、率兵進擊、賊兵上船、未得俘獲、是日、因朝鮮貿易之財缺少、義州城送人參之馬福塔、哈斯坦往、時鎮江南岸福跡之薩哈廉、郭佛囉、獲明國哨探兵十人、問之、答曰、游擊六人、領二千兵、渡江向薩廉來、馬福塔、哈斯坦率百人、向江追擊、賊兵退、已渡江、未得俘獲、

十八日、明國兵渡江、忽來攻戰、薩廉哨探之烏善、吉沙哈、羅琪等、告知駐薩廉城之臣、經升額、沙馬哈、率十六人往追其踪、未安哨探、不加謹慎、賊兵先知、忽然規營、我兵奮擊、賊兵即退、駐通遠堡之阿善、聞知賊兵之跡、追之、賊兵又退、連夜追往、於琉璃地、方遇阿善等阿善告之、追至江岸、賊兵連夜遁去、我先渡江、旋即撤回、

十九日、伊時森列列陣、塞薩、托克滿住、沙爾佈等、遣人賈書云、我兵五人往哨、探得天后宮之津、賊兵據彼岸、此岸亦有船、滿遼河、約有賊船百餘、因我舟兵少、若往必受欺也、故暫退、以列列陣之步兵、守海城河口、調牛莊之塞薩、列兵於岸、取關桑阿台之婦女子弟、皆撤之、以婦人等持礮器、附立於側、伊時森之步兵、守高柳下之道邊、我引誘之、恐犯他處、遣沙爾佈、將鹽場兵、及邊近駐兵均抽調、恐賊船向上行、命我舟中之哨探兵、隱匿海城河口、今先來告信、並解送漢人一、(未完)

別去十五載兵塵阻隔音問杳
然瞻面望雲來常不勝背令
之嘆居僑居海上安國寺
荷國書日為已近此
使里沈深初至就詢
却居清遠為賦去遠道之可為寄
聊量五十六字附上用叙久寄
之念希原也

石渠寶笈云、第十幅姚珙尺牘并七律一首、行草書、前有「官廳文章」一印、後有九如清玩「從簡」中書省人之章、語印、又二印、漫漶不可識、幅高九寸三分、廣一尺七寸
姚珙、松江人、至正中、奉母避亂、應調於危、及母疾、思食魚、暮夜無所得、家貧一鳥、忽飛去攫魚以歸、行省聞其賢、辟之、不就、

繪 事 雜 錄 (續)

封演封氏見聞記(續)

凡模古畫、用光滑絹一幅、將燒過黑紙灰擦抹遍、覆白紙上、却顧古畫于白紙背面、然後以尖細筆精輕依畫描劃、勿令手重、傷損古畫、如此則畫與紙灰、俱在白紙上、然後用墨筆描之、不失毫釐、謂之仙人過關、

凡臨古畫人物馬匹之類、若要收小、先以白紙依模樣影一次、以紙揉軟皺、仍舒開、已覺收小一量子、又以薄紙再模影一次、又仍前揉皺舒開、如此數次、愈覺收小、其若放大、先揉紙略拭開、描一次、展開又揉紙描、如此數次、則放大矣、而規模筆畫、不失毫釐、

王元章以鑲絹畫梅花障、其花瓣皆是熟絹、其餘一色生絹、蓋以石灰研細水調塗於花蘆絹後、待乾揉去、灰咬絹熟耳、後畫大蒲萄水仙、皆以此法、

清李世倬畫山水冊之一

欲抱
水數
杉底五月臥涼風義皇
應在此不識採芝人更

新山裏

古人畫山水、其坡岸沙嘴、多以金絲凡點灑、遇夜、光見閃爍、有畫人物面部、及寫神、以人乳汁白磁盞盛之、於炭火炙熱、澄清筆蘸于面部上、微潤過、則光澤、凡着色、雖黃好者如雞冠、色透明可愛、雖黃佳者成葉子、如金色、乳鉢內亂研、頃刻成粉、色極鮮麗、與鉛粉相忌、繪事



是册原藏水滄宮、紙本、共十二開、縱三寸一分、橫二寸三分五厘、一九四四年為鑲畫、餘均設色、對幅有題後題詩、石渠寶笈三編著錄、
李世倬小傳、詳見本刊第七十六期、
觀後、字伯齊、號補亭、滿洲正白旗人、乾隆進士、官至禮部尚書、奉職文雅、有補亭詩編、

不可用二事、稍侵則色淪背而黑、今畫工用之數月、而展玩、其色俱壞、畫匣須用嫩梓杉枹之木為之、漆以黑光、裏不用漆、 (未完)

